

“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端访谈”⑩

构建对外传播的中国话语体系

——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宁



本报记者 张东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新时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国高等教育承担着重要使命。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拉丁美洲科学院院

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对于语言文学教育和国际人才培养具有独特见解,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学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去年,欧洲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传媒集团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了第六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3》。王宁入选文学研究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影响力榜单。近日,中国教育报就如何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等话题,对王宁教授进行了专访。

1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文高端人才

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

我们应该拓展与国际主流学界的对话渠道,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才能使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掌握语言的基本功,然后要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又能用地道的 foreign 语言表达出来

科技人文应该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交叉学科领域,它可以吸引科学技术人员和人文学者共同研究人类面临的一些问题,从而在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之间架起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

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自豪。学生张辰雅回忆,献花时我们离纪念碑特别近,我仔细看了上面的浮雕,想起了老师教过或者读书读到过的那些伟大变革。我鞠躬的时候,头碰到了纪念碑,就好像跟先烈们见面了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天安门前,英雄魂彰。言传身教,民族魂代代相传。

共筑中国梦

穿过广场向东而去,记者眼前出现了一座简洁的立方体建筑,在出入口处,24根方柱组成了富有中华民族风格的11孔巨型门廊。这里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其承载的143万余件文物,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见证者。走进国博《复兴之路》展览,记者看到了环绕四壁的浮雕,始于四大发明,终于奥运五环。像是一个隐喻,历经沉沦与抗争、奋斗与崛起,现代中国的辉煌成就,与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交相辉映,仿佛是文明长卷的首尾相接。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北京小学学生曾润乔告诉记者,姥姥跟她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姥姥生活在东北的一个村庄,全村只

2 推动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

中国教育报:据您观察,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在国际上呈现出哪些变化?王宁:就人文学术界来说,与欧美的发达国家相比,可以说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还未掌握应有的话语权,所产生的影响也未达到预期。例如,去年10月,欧洲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传媒集团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更新了标准引文指标的全球作者数据库,并发布了第六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3》,分为22个学科领域、174个细分学科领域,为科学家长期科研表现提供了一个衡量指标,能够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影响力。但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仅有5名学者入选。过去,我们总希望通过国外汉学界帮助我们在国际学界发声,我自己多年的国外访学和研究中也结交了一些汉学界的朋友,但我后来发现,汉学本身在西方学界实际上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除了哈佛和牛津等顶级高校,很多海外高校的汉学或中国研究系(中心)无论在师资力量、科研经费等方面都受到诸多掣肘。作为英文与比较文学学者,我经常受欧美高校的邀请前往讲学,因而有机会与欧美学界的主流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在欧洲同行的举荐下,我于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我惊喜地发现,欧美的人文科学院院士中,文学专业的院士大部分来自英文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因此我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拓展与国际主流学界的对话渠道,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才能使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中国教育报:如何推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王宁:从全世界的文学研究来看,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仍然根深蒂固。世界文坛在讨论世界文学和诗学时总是围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学和理论大师的著作,而中国的文学大师则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忽视。我认为,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我们要想争得话语权,人文社会科学要想真正走出去,就必须构建独立的彰显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具有原创性和民族性的中国话语跻身国际学术主流,进而产生引领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中国教育报:世界诗学是您提出的一个全新理论。您是出于什么考虑?王宁:通过对西方理论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我发现,虽然关于世界文学的

3 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走进世界

中国教育报:您觉得,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王宁: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掌握语言的基本功,然后要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又能用地道的 foreign 语言表达出来。此外,我们还要争取在一些重要场合下把它表达出来。比如,像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会、欧洲科学院院士大会这样的主流学界的活动,如果我们直接用英语发言并与参会者进行交流,就会更容易被聆听、被接纳。其

天安门前 春风浩荡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大树的荫庇之下,一棵棵小树苗正在拔节生长。一年级时,小小的郭天依就作为班里红苹果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和同学们一起,去万花园植树,在宣武艺园捡拾垃圾,向圆明园游客宣讲历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其实就是为祖国作贡献。毕业将近,郭天依即将离开北京小学,但她决定把志愿服务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到了不同的学校,可以召集更多朋友同学一起参加,扩大我们的群体,做公益活动的人多了,得到帮助的人也会更多。听到郭天依的话,班主任陈艾媛很是欣慰:现在的孩子都很有自己的

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学者问津比较诗学,但无人对世界诗学进行理论建构。于是我试图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全球学界大致可以认可的范式。长期以来,大家都比较认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诗学理论,他们的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世界诗学。还有后来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概念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提出的概念远没有得到传播和认可。所以,我提出了一个世界诗学的理论概念,这既包括西方诗学,也包括东方诗学,在实际运用中,既可以以西释中,也可以以中释西。我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就此作了主旨发言,很快便得到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觉得这个概念有创新、可研究,也能够引起他们的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教育报:您心目中的汉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王宁:我心目中的汉学家,既要能够在主流话语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还要精通中国文化。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专注于唐诗研究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和芝加哥大学的苏源熙。由于他们同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西方学界独树一帜,都当选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从而成为主流学者。还有已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希利斯·米勒,生前就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研究世界文学一定要读中国的《红楼梦》,哪怕通过翻译来读也比不读要好,他甚至宣称:如果我年轻20岁,一定要从学习中文开始。由于米勒本人就是美国文学研究界的顶尖人物,又是院士,所以他说话的分量就很大,产生的影响也较大。因此,在我看来,重建或革新的汉学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不应仅掌握本学科的全面深入的知识,而且还应当广泛涉猎其他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应当克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束缚,与中国的国学研究者建立平等的交流关系,而不是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考察研究;应当及时汲取和借鉴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充实自己的教学和研究。

次,话语体系也需要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再者,我们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实,不仅要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研究,而且要了解世界学界的学术前沿,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在交流中要有话说,并知道如何有效地加以表达。这三点相融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此,对于我国的青年学者,我有几点建议。首先要打好外语基础,并尽可能广泛地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知识,如果有条件也尽量选修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多听一些学界专家的讲座。在研究生阶段,尽可能地多阅读国内外顶尖的学术期刊,并尝试着向这些期刊投稿。进入博士后阶段,就应该是发表自己的高水平论文。希望人文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尽快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国学术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中国教育报: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介给世界各国人民?王宁:季羨林先生曾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秉持文化拿来主义,现在我们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出。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推介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季羨林生前曾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叫送出主义,与鲁迅早年提出的拿来主义相得益彰,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我曾一直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只是个翻译的问题,但现在看来,文化外译仅仅是第一步,也即我们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走进世界。衡量中国文学和文化是否走进世界,至少有三个衡量标准:第一,翻译出版之外的图书是否被国外一流大学的图书馆订购。第二,这些图书能否在国外大学的书店里面买到。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稍微有点儿知名的大学书店就不过2000个,如果每个书店能上架一两本,传播效果就非常好。第三,能否进入学者的个人藏书单。中国教育报:您曾表示,我们借外国的语言来发中国的声音,同时也要培养一批高端人才。在您看来,培养这类人才可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王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教育层次结构不断优化。我想,我们要在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中培养知华友华人士。我自己就成功地培养了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博士研究生,她学成回国后不在大学里谋得教职,还把我的两本书以及其他学者的著述译成意大利文,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贡献。她本人是意大利人,但汉语讲得很流利,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都很棒,还懂法语。所以,我同意接受她,但要求她用英文撰写中外文化比较的博士论文。她对大唐狄公案的故事很感兴趣,于是我给她的博士论文命题为狄公案的故事在西方的传播,要求她多引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献,以突出原创性。后来,她的博士论文广泛涉及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而且在意大利找到了教职。她不仅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也非常了解,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华友华人士。

中国教育报: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对外传播的未来趋势?王宁:我们都知道,在整个20世纪,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在引进各种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观念和学术理论思潮,因而我们的几代人文学者都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现实。而在今天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我看到了可喜的转变,我们更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何以成功地实现海外传播,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我最近发表的一些英文著述中,我一直在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军角色。我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或当下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都完全有资格承担这一领军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也在稳步走向世界。

想法,他们是真的把爱国的情感内化于心的。内心的触动又会一点一滴地激发他们在行动上的成长。国家之崛起,常伴随着梦想的羽翼渐丰。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每个勇敢追梦的心灵,都为国家的辉煌未来贡献着光和热。天安门广场,见证着共和国的光辉历程,彰显着现代中国的大国气魄。在这里,历史与当代交织,荣光与梦想共鸣。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每一石每一木,都诉说着坚韧的民族魂;每一日每一夜,都涌动着鲜活的中国梦。今日之中国,正书写着民族复兴的辉煌篇章。(本报特别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周飞 张晨 俞水 施剑松 刘博智 杨文轶 任赫 贾文 陈经宇 执笔:本报记者 杨文轶 刘博智)

(上接第一版)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于1949年9月30日。次日便是开国大典,解放军官兵昂首挺胸,肩负着未能到场的万千战友的期望,迈出铿锵的步伐。接着是一个骑兵师,红马连一色红马,白马连一色白马,六马并行,马腿的动作完全一致。这是《开国大典》中崔家浩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之前的国庆阅兵式期间,他和同学们跟着老师,来到北京小学的操场,仰望空军战机掠过的身影。今昔变化中,崔家浩感受到了祖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对于北京小学学生而言,人民英雄纪念碑有着别样的意义。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他们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9月30日烈士纪念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献花。